

天许斋小考*

傅承洲

天许斋是晚明时期一家著名的书坊，它刻印了冯梦龙编纂的话本小说集《古今小说》，明泰昌、天启间刻本《全像古今小说》扉页识语云：“本斋购得古今人演义一百二十种，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。天许斋藏板。”天许斋又是一位文人的室名，日本内阁文库浅草文库藏泰昌元年刻本《三遂平妖传》目录页题“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”，可见天许斋是一位评点过《三遂平妖传》的文人的书斋。对这位晚明书坊主与小说评点家，郑振铎先生早年曾做过这样的推测：“所谓天许斋，也许便是他（冯梦龙）自己刻书时所用的斋名，也许是与 他很有关系的一家书店也说不定。”^①黄霖先生在此基础上做了倾向于前者的推论：“泰昌刻冯增补《平妖传》由‘天许斋’批点，因此为冯的斋名的可能性更大。”^②王清原先生等编纂的《小说书坊录》著录了书坊天许斋^③，但于斋主姓名无考。

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，可以肯定天许斋就是冯梦龙。前面提到泰昌元年刻本《三遂平妖传》目录页题“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”，“引首”前面也注明是“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”。而崇祯金阊嘉会堂陈氏刊本“引首”前面仍旧注明是“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”，目录页则改题“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”。嘉会堂本就是天许斋重刻本，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序》云：“书已传于泰昌改元之年，子犹宦游，板毁于火，余重订旧序而刻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天许斋与墨憨斋为同一人。墨憨斋为冯梦龙的室名已为众知，天许斋为冯梦龙的另一室名亦当无疑。而且嘉会堂本序言明确指出天许斋本《三遂平妖传》由子犹藏版，可知刊刻者是冯梦龙。

从天许斋刊刻的《全像古今小说》也可以推知刊刻者为冯梦龙。该书目录署“绿天馆主人评次”。“评次”意思是评点、编次。即空观主人（凌濛初）《拍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冯梦龙文学活动研究”（批准号：08BZW042）成果之一。

① 郑振铎：《明清二代的平话集》，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52页。

② 黄霖等：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28页。

③ 王清原等：《小说书坊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0页。

案惊奇序》云：“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言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元旧种，亦被蒐括殆尽。”笑花主人《今古奇观序》云：“墨憨斋增补《平妖》，穷工极变，不失本末，其技在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之间。至所纂《喻世》、《警世》、《醒世》三言，极摹人情世态之歧，备写悲欢离合之致，可谓欽异拔新，洞心駭目。”空观主人和笑花主人都明确指出“三言”为冯梦龙编纂，而天许斋本《全像古今小说》明确题署“绿天馆主人”，可见绿天馆主人为冯梦龙的别号。

绿天馆主人不仅是《古今小说》的编者，同时又是《古今小说》的评点者。有材料可以证明，这位评点者就是冯梦龙。《古今小说》中有不少小说情节与冯梦龙所编的《古今谭概》、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情史》等笔记小说集中的故事相同。这些笔记小说大都带有冯梦龙的评点，有些批语与绿天馆主人给《古今小说》加的批语，不仅观点一样，甚至连文字都基本相同。兹举几例：

《古今谭概》卷三十八《一日得二贵子》、《情史》卷二《杨公》与《古今小说》第十八卷《杨八老越国奇逢》情节相同。《一日得二贵子》与《杨公》文字亦同，结尾评曰：“而翁以髡跣跳战之卒，且为累囚，三日而得二贵子两夫人，以朱幡千钟养焉。其离而合，疏而亲，贱而荣，岂非天故为之哉！”《古今小说》有眉批：“杨公以髡囚异物，一朝而得二贵子两夫人，以朱幡千钟养焉，出死地，登九天。其离而合，疏而亲，贱而荣，岂非天故为之哉！”

《太平广记钞》卷二十八《吴保安》与《古今小说》第八卷《吴保安弃家赎友》情节相同。《太平广记钞》有批：“人以事求我，而反感之，此意谁人解得？”《古今小说》批云：“无交而求，求之而反喜，此意谁人解得？”

《情史》卷二《王善聪》与《古今小说》第二十八卷《李秀卿义结黄贞女》情节相同。《情史》有批：“善聪真正女道学。”《古今小说》则批：“确实真正女道学，可敬，可敬。”

《情史》卷四《裴晋公》与《古今小说》第九卷《裴晋公义还原配》情节相同。《情史》批云：“为人须为彻，晋公有焉。”《古今小说》批云：“为人须为彻，我安得遇此等人也。”

这说明，《古今小说》的评点与冯梦龙编辑、评点的几部笔记部分批语相同，并非偶然的巧合，而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《太平广记钞》首有冯梦龙所作《小引》，说该书为“予所评纂”。《古今谭概》首有冯梦龙同社友人梅之煊《叙》，《叙》云：“犹龙《谭概》成。”关于《情史》的辑评者，笔者曾撰文考证为冯梦龙^①。既然《古今小说》的评点者与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情史》的评点者为同一个人，而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情史》的评点者已经确定为冯梦龙，那么也就大体可以推知《古今小说》的评点者绿天馆主人即冯梦龙。

^①傅承洲：《情史辑评者考辨》，《明代文人与文学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37页。

衍庆堂本《喻世明言》是据《古今小说》残本增补而成，题名页有一段识语：“绿天馆初刻《古今小说》□十种，见者侈为奇观，闻者争为击节。而流传未广，阁置可惜。今版归本坊，重加校订，刊误补遗，题曰《喻世明言》，取其明言显易，可以开□人心，相劝于善，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。艺林衍庆堂谨识。”识语指出《古今小说》为绿天馆所刻，而《全像古今小说》初刻本识语说该书为“天许斋藏板”，可知天许斋和绿天馆为同一个人，即冯梦龙。

天许斋刻书的时间应该在明泰昌元年和天启初年，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序》说天许斋刻《三遂平妖传》“传于泰昌改元之年”。《全像古今小说》没有刊刻时间的记载，从冯梦龙另外两种话本小说集的刻印时间大体可以推知，《警世通言》刻于天启四年，《醒世恒言》刻于天启七年，两书的《叙》后均注明时间，两书成书相隔三年，三种篇幅相差不大的话本小说集，每种编纂与刻印时间大体相同，如果《全像古今小说》与《警世通言》刻印时间也是相隔三年，那么，《全像古今小说》应该刻于天启元年。也就是说，天许斋刻书只有两、三年时间，只刻了两种书。为什么天许斋只开张两三年就不再刻书呢？张无咎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序》给出的答案是“子犹宦游，板毁于火”。这一答案只能解释冯梦龙做官之后不再刻书的原因，冯梦龙于崇祯三年出贡，随后任丹徒训导，崇祯七年升迁寿宁知县，不再刻书在情理之中，何况发生火灾，部分刻版烧毁。在天启四年至崇祯三年之间，冯梦龙还编纂了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春秋衡库》、《智囊》、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太霞新奏》、《情史》等一大批畅销书，但都不是冯梦龙自己刻印，其中《警世通言》由金陵兼善堂刊刻，《醒世恒言》由金阊叶敬池刊行，有的书籍则没有刻署书坊名。天许斋不再刻书的原因恐怕还在经营方面，冯梦龙在泰昌年间开始刻书时还不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，他的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尚未问世，天许斋刻的《三遂平妖传》、《古今小说》印数都不多，衍庆堂本《喻世明言》识语云该书“流传未广，阁置可惜”。印数不多，肯定利润有限。再加上天许斋规模不大，投入不足，带有明显的试探性质，两种书问世后行销不畅，随即便不再刻书，天许斋只是昙花一现，便销声匿迹，以致后人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